

病中瑣記

蔣綱蒙

MG

1266

428

病中瑣記

人生不幸者病，病於旅途，尤不幸，而況向不生病之人，且甚重，尤爲不幸中之不幸，大女麗金以協和停辦，轉學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南下，余送之行，不料抵滬未久，二人連番患病，痛苦不堪言狀，爲記如下，（都半在病榻口授麗金，由其筆錄者，因余自起病以迄返唐，懶於握管也。）

四月二十七日 午前由唐山出發，抵津，寓交通旅館，夜訪應勤甫君於興業宿舍，電至中天電機公司，覓韓仲鑑君未得，

四月二十八日 晨與麗金外出購物，比返，應君韓君已先在，午後搭津浦車南下，應君代拍兩電，一致下關國華旅社，一致上海厲綏之表姊丈，均爲通知行程，盼其派人來站招呼者，

在站祇購得臥鋪券一張，車內又補購其一，入夜睡眠均甚好，

四月二十九日 午後如時到浦口，即由國華來人照料渡江，至該旅社略事休息，便同麗金外出散步，並用膳換鈔，（自南京至上海，均用舊法幣，北方



帶來之中聯券，一部份已在徐州換軍票，餘須掉換舊法幣，以備沿途應用，）夜十時，上京滬車，（現稱海南線，）

四月三十日 晨如時抵滬北站，驗票人以余所購由津至杭聯票，須在蘇州換車，經嘉興到杭州，不宜乘至上海，應罰軍票若干，只得付之，津站售票人未曾告知此中曲折，而票上亦未註明須走蘇嘉路，受罰真冤，並因辦此補票手續，多費時刻，比出站，厲宅來人已先返，（因所派爲包車夫，彼不能舍車而入，我不能棄票而出，相左，亦天意也，）一切仍須自己照料，更覺冤枉之至，因昨夜京滬車內未得安睡，故先僱車至愛多亞路亞洲旅社稍息，午後始搬至厲宅，（法租界邁爾西愛路四百四十九號，）

當由車站至旅舍途中，余之呢帽忽被搶，此在滬地，本司空見慣之事，不足奇，沿途常發現倒斃之人，陳屍通衢，經行其旁者，都視若無覩，想亦司空見慣之事也，（此帽相隨多年，因服勞已久，油垢滿身，早現穢悍之色，戴之不雅，棄之不忍，今假其手，使我有從新出頭之日，未爲失也，但其人得此，變賣無幾，不禁爲之呼冤，）

五月一日 晨起、麗金赴校報到、即日上課、因校方對於女生不供食宿、由厲宅邁爾西愛路至兆豐公園學校所在地、須乘兩路電車、不便孰甚、（此班專爲協和一年級生補習而設、暑假後、便與該校原有舊生同入二年級、學業毫不耽誤、麗金不遠數千里而來之意即在此、）

南下前、都說行李能不帶最好、能不打担更好、此在事實上辦不到、無已、僅將鋪蓋一捲、交津站運上海、今往提取、（昨提未到、）則一條毛氈、一床褥單、雙雙不翼而飛、此不怪人、怪自己不聽人言耳、（麗金不好脩飾、亦如余、故行囊中無長物、此一條毛氈、是其假期中爲人補課得來之贈品、略具紀念意義、失之可惜、）

五月二日 訪視戚友、

五月三日 爲麗金覓定愚園路花園別墅三十號三樓住房兩間、甚寬敞通氣、與其同學劉熾明女士合租、此爲興業李壽笙君所介、其二房東陳稚鶴先生、亦熟人也、

余體本健、近五六年來忽病胃、惟不甚劇、平時若遇勞累或煩惱、咯吐清水

便止、並無其他痛苦、午後同麗金至先施公司等處購物、順便步行至黃浦灘一帶游覽、其時風大氣寒、忽吐清水、以爲尋常事耳、毫不置意、返寓吃飯不香、遂即入睡、夜無所苦、

五月四日 晨興、大吐特吐、遂不能起、即經綏哥診視、亦謂心臟甚強、無大病症、略給藥物、惟仍嘔吐不止、

五月五日 吐仍不止、不飲不食、亦不覺餓、除服藥外、並爲注射葡萄糖及維他命B C各針、

五月六日 病狀如昨、藥水亦不容納、綏哥瑜姊均極皇急、爲延汪企張醫師互相研究、經詳加診察、亦謂脈搏如常、且無熱度、不過尋常胃病、可不服藥、靜養自愈、仍由綏哥給藥打針、

佛卿二哥、(綏之之弟、現不在滬、其眷屬亦住邁爾西愛路、相距甚近、)有子女各二、乳名爲果兒、團兒、榮官、婉兒、驟聽之、似爲鼓兒、糲兒、圓兒、碗兒、富有團圓意味、殊趣、又其家一娘姨、籍隸平湖、舉家咸稱之爲平湖人、麗金忽奔床頭掀嘴相告、彼因貧執役、已屬可憐、何竟呼之爲貧婦人、

不更使之難堪耶、蓋麗金誤以平湖爲貧婦、亦可笑、

五月七日 所吐之水、略帶粉紅、疑是藥粉顏色、亦不介意、

五月八日 綏哥見無起色、仍爲加打葡萄糖針、一面聲揚甥（綏之長子、同濟畢業、現任寶隆醫師、十歲時見過、今已二十六矣、沈靜有爲、可繼乃父之業而光大之、）暗將余昨嘔吐物送信誼廠化驗、謂胃部似略出血、惟不甚重、余仍不信所吐是血、以昨服下藥末、本略帶粉紅色也、

揚甥未婚妻劉仁美女士、（廣東人、中山大學文學士、）隻身自香港抵此、以屋爲余父女所據、反而寄宿旅舍、喧賓奪主、使余大感不安、

五月九日 向不生病、卽病亦從未躺過一整天者、今未起床六日矣、苦悶何如、瑜姊恒夜起三四次相視、一方尙須設詞慰解、其內心忐忑、恐更甚於吾父女也、

五月十日 病中戲謂綏哥、余不遠數千里而來醫生之家鬧病、無非要試醫生本領如何、言下合家笑不可仰、

五月十一日 仍無起色、自四日發病至今、已接續八天、粒米未進、而神志

極清、身體亦不十分軟弱、針與藥並施之力也、

五月十一日 今日略覺饑、能進薄粥、而麗金忽又臥病、麗金連日照常赴校上課、夜間余一轉身、彼即驚醒、宜其病也、

五月十三日 麗金仍臥病、因屋小客多、余祇得勉強起坐、

五月十四日 麗金昨服藥後、一夜安睡、今晨見愈、即入校上課、余因急於北返、趕爲佈置愚園路住屋等事、擬俟一切妥當、便赴杭州故里一行、

五月十五日 午後至中華商務等處、購上海輿圖、無最近者、別由小書舖買得日新輿地學社二十二年四月出版之上海市分圖一冊、（註有三十年一月訂正版字樣、與現實大致相符、可供參考、）正擬舉步返還、忽自衛警以長繩向馬路中心攔截、一時車輛行人均告停止、此名封鎖、有延長至一二天者、此次幸爲時不久即解放、余以初次所經、不免略感蹣跚耳、

近日飯量驟增、每飯不久即饑、疑是大米無滋養料、且面帶微腫、諸事懶於動作、恐非好現象也、詢之麗金、亦同此情、

五月十六日 月初抵滬、各方戚友之以酒食相約者、均經託詞婉謝、病後

更覺有所藉口、今晚管氏喬梓（淨鷗世伯、耀南仁弟、）陳家昆仲（惠泉惠然兩兄、）設席成都菜館、情不可却、祇得赴約、並因肴酒豐美、不免逾量、幸不爲祟、余向貪嘴、且好厚味、明知病胃宜加檢點、往往一見可吃、便難克制、此後只有暫時不赴任何宴會、以作釜底抽薪根本之圖、

初到上海、最感不便者、爲一元籌碼之缺乏、購物非三元以上不找零、找來之票、類多殘破、再用即感困難、甚至大銀行付款、亦多以破票攪雜其間、用時發覺、則已晚矣、正以証明上海事事好欺人、居北日久如我者、過不慣也、

五月十七日 於微雨中由邁爾西愛路遷至愚園路新屋、

五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因同住之劉女士未搬來、恐麗金寂寞、遂亦宿於愚園路、且在滬尙有未了事、故一時仍不能赴杭、（原已約伴於十九日行、同伴亦因事改期、）

得淑端十九唐山發電、謂有意南下視余疾、當覆以病愈不必來、

五月二十一日 麗金因功課忙、連日夜間均溫習至午夜、經余數數催促始

入睡、於其身體、甚不相宜、正以爲慮、伊今日滿口忽生微泡、且延及嘴唇、似含膿水、厥狀可怖、數日大便亦不通、因同往訪綏哥、謂內熱俱已發出、可保不生傷寒、並開方配藥、帶回愚園路服用、

五月二十二日 麗金泡不見消、飲食爲難、且流鼻血甚多、余亦精神委頓、一若大病將至、

五月二十三日 麗金連日仍抱病赴校上課、並參加考試、余力勸不聽、甚爲焦悶、午後余忽腹瀉五六次、不思飲食、麗金力疾奔告綏哥、比來診視、謂體溫三十七度餘、雖不算高、脈搏一百三十餘跳、太可怕人、何一日不見、心臟衰弱至於此極耶、亟爲打強心針、並勸余速遷醫院療治、一面漏夜派人送藥來、

五月二十四日 腹仍瀉、惟次數略減、仍不思飲食、午後綏哥來視、謂病勢比昨已稍和緩、並送藥來、一樓之中、父女同病相對、殊可憐也、

五月二十五日 腹瀉漸止、此外一切仍無進步、戚友來望者、多主遷院療治、余漫應之、

稚鶴先生不時遣僕上樓照料，並爲遞送食物，盛意可感。

五月二十六日 連日因余父女均病，心灰意冷，且默察上海情形，太不安定，留其一人在此讀書，究不放心，乘機勸伊暫時不必入學，且待病愈回唐再作計議，翻覆開導，始首肯，數月來一顆懸懸不定之心，至是始覺稍稍放下。

爲便於治療起見，今晨由耀南伴送余父女搬回厲宅，此後愚園路屋，祇得暫歸劉熾明女士一人承租矣。

揚甥已定六月八日與劉女士結婚，此時已由邁爾西愛路遷至蒲石路蒲石邨十八號。

脈搏雖已減至八九十之間，體溫反盤旋三十七八度，入夜仍瀉二三次。

五月二十七日 在滬杭入市買零星小菜，都有挾秤以往者，謂非如此，不足以較分量，甚至目爾爲瘟生可欺矣，北方說一是一，絕少以分量欺人者，此等處，正以見南北人情厚薄之不同，有登門求售米者，瑜姊眼同娘姨過秤，以爲無事矣，孰知返樓重過，則所購二斗十升米，竟短八升之多，衆目

睽睽之下，不明彼輩如何弄花門，余在床聞之，一躍而起曰，有是哉，真欺人也，瑜姊行所無事，反慰之曰，彼輩害人，冒死作此營生，（聽說由外僑運入界一關不好過，過則便可公然買賣，）不於暗中作鬼，其將喝西北風乎，余爲之氣平，

忽然想喝煉乳，經醫師簽字證明，亦難購得，幸由揚甥以鉅價向一熟舖買來美國製菊花牌 CARNATION MILK 淡乳半打，如獲至寶，因與麗金分食之，（麗金口腫未消，乾飯亦難下咽，）

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臥不能起，仍不思飲食，自胃以下，略感酸痛，翻身困難，連日除服藥外，打針不斷，雖骨瘦如柴，神志獨清，針藥之效，誠大矣哉，

六月一日 臥病中微聞幣制改革聲，（廢止舊法幣，改用中儲券，）男女老幼軋米聲，（附近即是米舖，每隔二三天，天未明亮，即聞男女老幼叫囂擠軋，爲爭購一升米耳，本地人稱之爲軋米，常有升米未得而被軋氣絕者，亦人間慘事也，）及一片漲價聲，

一躺又將旬日、雖日間常合眼、入夜睡眠仍甚安、昨夜偶得一夢、似己身仰臥馬路、憊不能興、旁經軍隊甚多、未被踐踏、俄來一美國醫士、以玻璃管盛藥物、向余七竅灑射、醒而異之、意美國醫士者、美人也、美人其觀音大士之化身歟、玻璃管藥物、其楊枝之甘露歟、默祝此病獲痊、返唐後將永遠供奉大士、以報得救之恩、並與麗金述夢中所見、亦以爲異、午後能略進米汁、不知不覺中、下部脫皮一層、

麗金口泡漸平、飲食亦復常度、聞其共瑜姊餐、甚香甜、余只有羨慕之而已、

六月二日 漸覺饑餓、能進薄粥半碗、惟稍喝幾口流質、便滿身大汗、可見虛弱已極、

病後僅餘皮骨、攪鏡亦復自憐、有多年不見脫略形迹之老友、趕來相視、曰人何瘦耶、信口應之曰、人瘦則年豐、(借人壽年豐句、)相與一笑、此友善談、滔滔不絕、病中氣促、慵開口、而又不能不應答、苦之、乃笑謂之曰、我倦欲眠君且去、其人遂告別、

六月三日 病中怕動、貼身衣褲、有穿至旬日以上始換者、忽然發現一蝨於床頭、未免自慚形穢、自後每隔二三天、必勉強起坐、一爲洗換、蝨不復生、

六月四日至六日 漸覺飲食香甜、並由稀粥改吃乾飯、至是始完全不瀉、大便漸乾、惟每隔七八小時、即走動一次、

六月七日 腦海中翻來覆去、忽起下列感想、（一）兩次病中、不飲不食、不渴不饑、幾達二十餘天、幸賴佛力及針藥之助、居然死裏逃生、假使醫藥界能發明一種藥物、可以使人永久不飲不食、如所謂辟穀術者、非但米珠薪桂問題、立時解決、即人類爭奪之事、亦可稍戢、（二）余好操勞、在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用腦之餘、繼之以力、未嘗偷閒一日、以如此、反覺精神愉快、設閒坐片刻、便昏昏然不自安矣、（余用人標準、不問才能、只求苦幹、以余自身喜服勞也、故與余共事、每比他處勞苦、有深知者、恆相勸曰、君何自苦、苦人、明知吃力不討好、徒惹人厭、迄不能改、）因病得閒、本亦佳事、但病在外邊、究不免有所顧慮、名雖靜養、實則腦思更不甯靜、亦命該如

此也、(三)早不生病、遲不生病、彷彿唐山無好醫生、特地跑到上海、生此一場重病、以試驗厲綏之醫生、是否確有妙手回春之仁術、(四)向來做事、只求精神安慰、生死關頭、不甚重視、而況現在年頭、生亦如死、更無所謂、故當危急時、並無罣念、反覺坦然、以離唐前、公事本已交代清楚、私事亦復無話可說、死時自有綏之夫婦照料、惟所最不安者、覺得醫生盡心竭力替我治病、反以死事累他、真是大大滑稽、大大對他們不住耳、

初抵滬時、所見到之舊法幣、如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實業四明等、五光十色、目爲之眩、因物價奇昂、平時一二千元在手、轉瞬便光、而況醫藥等費、高於其他一切、罄所攜、不敷甚鉅、祇得向友好通融、此本常事、何足怪、所不應吃虧而硬使我吃虧者、六月一日改幣命令、僅限於中交三行之舊幣、可與中儲新幣作二對一之兌換、其他雜票不與焉、而我通融得來之款、雜票居三之一、於是七折八扣、不得不忍痛貶價以求脫手、此一筆票虧與醫藥等費、同爲余此次開支賬上一種料想不到之損失也、

六月八日 余本于思于思、半月餘未曾脩面、益覺如此種種矣、因今日爲

揚甥好日、乃勉強起坐片刻、並下樓至間壁理髮館整容、半亦試腿步也、午後揚甥與劉女士結婚於滄洲飯店、先期曾約余權作男方介紹人、余以行動不便、且來賓多熟人、怕周旋、未去、乃託隱塵三哥（綏之之弟）攜名章代表往蓋、雖不恭、亦無可如何也、麗金侍余在寓、亦未往參盛典、事後聞綏哥云、彼與瑜姊結婚時、亦以原介紹人闕席、臨時由先嚴補充、今余不遠數千里、又來承乏此席、雖巧合、正以證吾兩家代代相關之深切、亦此次婚禮中一段佳話也、

六月九日 耀南來云、適在惠然處見乃兄惠霖家報、說淑端不日決將南下視余疾、余因（一）已脫危險、（二）沿途太勞苦、（三）氣候亦漸熱、即拍一電阻其行、

六月十日至十二日 體溫脈搏飲食大小便、均已漸復常度、惟氣力仍不見佳、藥暫停服、補針照打、

六月十三日 劉女士智慧過人、且健談、有條理、曾南至南洋羣島、北達百靈廟、人情世故、熟練異常、綏之夫婦既生佳兒、復得佳婦、真可慶幸、今晨

忽來述夢、謂昨夢淑端自外推門入、彷彿剛從車站趕來者、並舉其衣着環佩身材步履、無一不合、且力言明日不至、後必到矣、一若甚有把握者然、淑端與瑜姊相違亦已六年、（事變前一年、淑端曾隻身南下一次、）其最近服節、有爲瑜姊所不知者、竟能述之若合符節、夢不足奇、夢而能見素未謀面之人若相識者、斯誠可異、或亦精誠感引之所致歟、

偶與瑜姊閒談童時嬉戲事、歷歷如在目前、麗金從旁聞之、亦爲出神、先後兩次病發、來勢均不輕、其第二次腹瀉尤危急、事後綏哥相告、五月二十三傍晚脈搏跳躍之急、迥異尋常、可見心臟衰弱、已達極點、如瀉不漸止、無可救矣云云、當時余祇覺十分疲憊、病勢或轉沈重、而尙不知生命即決於俄頃也、

六月十四日 午後淑端由韓仲鑑君自津伴送到寓、相見如隔世人矣、劉女士之夢、居然如響斯應、咸稱神奇不已、是晚適余略備酒肴酬謝厲宅諸人、因淑端來、精神一時興奮、不免貪飲兩杯、詎料飯後大感不適、經兩次嘔吐一次水瀉、始稍好、脈搏又急至八九十跳、原擬十六日赴杭、至是恐病再

發、不敢決定、

次女潤金、肄業北大醫學院、因淑端急於來滬、不及季考、趕回唐山看家、以余一病、二人之學業、均爲耽誤、

余向勤於筆札、此次淑端忽不見余親筆、宜其疑慮不安、後雖由麗金數數寄信報告經過、終不放心、故不待余同意、而毅然南下、亦自有其苦衷、當淑端未到時、瑜姊偶云、淑端福人、從未遇到着急事、故心廣體胖、此次所遭、實爲生平第一、不知消瘦幾許云云、雖戲言、亦知心話也、

六月十五日 昨夜嘔吐、晨興並無所苦、遂與仲鑑約、決計明日行、

近旬日來、每以新出爐之小燒餅作早點、此餅俗名蟹壳黃、以形似也、分蔥油白糖兩種、俱香脆有味、唐山無此好點、

瑜姊溫順、自幼已然、余所深曉、惟不知其能忍他人之所不能者、此則方於此次病中默察得之、某次午夜、伊忽腹痛而瀉、且甚劇、擬至對屋取藥、其鎖匙適在吾女衣袋、不欲相驚、忍痛至天明始來告、則已瀉五六次矣、姊又明察秋毫、不露些微詞色、人有過犯、絕不與校、明知某事自己吃虧、而亦

妄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余嘗謂糊塗沒有關係、聰明亦沒有關係、最怕糊塗人而假作聰明、瑜姊事事明白、而外貌若不明白、是誠所謂大智若愚、高人一等者也、余性褊急、雖細微事、亦沈不住氣、對之愧煞、

吾父女病初愈時、不但飯量大增、且喜遍嘗零食、蓋饑極矣、瑜姊對我飲食、極爲注意、總是婉轉加以限制、不然、若任吾父女之性、恐復原更需時日、或又將引起他病、姊好飲、量洪如其度量、餐前必進莊源大之綠豆燒三四兩、（以綠豆製、色味略如北方之五加皮、）習以爲常、迨其徐徐飲畢、佳肴俱爲吾父女狼吞虎嚥以盡、往往盤碗見底、彼只得草草吃些剩菜殘羹而已、並常喃喃自語曰、我不喜吃某菜喝某湯、以表示你們不動我亦不用之意、實則口之於味、有同嗜焉、所謂某菜某湯者、是盡人而知爲好菜好湯也、其薄己厚人如此、初以爲對我們特別客氣、久乃知其於最親愛之丈夫子媳、甚至疏遠之親友、亦莫不然、故事後吾父女每舉箸及菜時、必調侃之曰、我不喜吃也、我不喜吃也、舉座爲之噴飯、

六月十六日 自西站乘上午十時車出發、午後如時抵城站、一別故鄉十六

年、種種事物、均相見不相識矣、當由仲鑑伴送余等到十五奎巷三樂里寓所、彼即別去、（此屋本託外姑等照料、事變時彼輩於倉皇中局門出走、迨三十年春季歸來、則屋漏物散、不堪寓目、蓋已塵封三年矣、）

四月三十日在滬站罰補之票、爲病延誤、又不適用、購聯票本爲省事省錢、今於滬杭一段、反三倍其值、而又多費手續、何不順之甚耶、

六月十七日 事變中損失之傢具磁件銅錫器皿、都不足惜、獨余珍藏之歷代遺像書籍字畫、視爲第二生命之物、俱成殘片斷縑、余心碎矣、

六月十八日 午後同麗金至附近一帶散步、順便繞至彩霞嶺撫甯巷等處、則童時所住兩屋、盡成白地一片、頽垣數段、感慨系之、（上城一帶類此者甚多、凡屬大戶宅第、都半拆毀、小戶樓房、尙保完好、意者大戶扃門出亡、小戶死守不走之故歟、）

六月十九日至七月一日 此十餘天梅雨連綿、潮濕已達極點、終日伏處寓齋、非睡即吃、此來本爲靜養、到此地步、亦祇得死心塌地、勉下靜養功夫、梅雨期內、尤以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一日三天、雨勢更大、幾無片刻停止、

悶損已極、有時登樓、仰觀吳山雨景、稍爲放懷、（此屋近在山脚、由後樓看太歲殿財神廟一帶行人、可辨衣貌、）

七月二日 晨起、稍見晴霽、正擬出門訪友、傳言巷外鼓樓附近發生某事、遂不敢出、午後同麗金冒險至湖邊散步、復買舟游三潭印月博物院兩處、其餘私人別墅、大都改作他用、不能參觀、日來水勢大漲、沿湖馬路、爲水所侵、深達尺許、船可上岸、人需負渡、據舟子云、卅年來未有之大水也、歸途經湖心亭、有一部屋宇、木料盡拆、惟餘殘垣碎磚而已、

外姑今年七十有三、精神矍鑠、惟耳略聾、內姪倫敦、亦已十三、聰明而游心特重、自吟弟亡後、十餘年來、德馨弟婦、媳兼子職、頗不容易、故余另眼看待、時時以函獎之、冀其不負所望、肩起重任、今觀處理、尙屬有條不紊、事姑亦能盡孝、吟弟有知、當可含笑九泉矣、

麗金離聖約翰後、曾將不能繼續求學之苦衷、委婉函陳院長、無非作一交代而已、今日由滬轉來覆信、仍爲保留學額、聖約翰對於協和同學、可謂特別優待、

七月三日 晨起陪外姑等買舟過湖、作竟日游、除昨游地外、復至鳳林寺岳墳中山公園孤山等處、並在三潭印月之九曲欄前留攝一影、飯於太和園、（在樓外樓旁、其樓外樓及杏花村、均已停業、）一行六人、大啖醋魚生蝦鮮蔬、不減當年風味、價反比市內飯館便宜、非所料也、原擬到章猷殿展墓、舟子不敢去、祇得遙拜而歸、（此係新塋、可望而不可去、老墳遠在三墩鎮、更無法前往祭掃、抱恨奚似、）

七月四日 連日因轉晴、漸覺燥悶、今更甚、日間不敢出門、午睡初醒、擇各處來信之不可不覆者、隨便答寫六七封、則已汗流浹背、兩腿盡爲蚊蚋包圍矣、傍晚、同麗金循住宅間壁之五奎街便道、繞至吳山絕頂、左江右湖、心境爲開、在藥王廟前、（太歲殿與財神廟之間、）俯視住宅樓頭、雖一窗一簾、甚至窗前所置瓶鏡、亦皆清晰可辨、山上廟宇、不改舊觀、但無香火、而每廟必據相士一二、不知彼輩如何生活、（三十五年前、曾侍先大父數數登山、彼時香火極盛、而相士尙無如此之多、意者世亂年荒、文貧沒路、流而爲此、或問卜之人特多所造成之現象歟、）

籤卦之言、有時不可信而亦可信、猶憶十六年前、先君子病篤故里、余由唐山聞電星夜趕回、會上吳山占卦、得一椿字、初意此爲椿萱之椿、問父病必有轉機、孰知彼不假思索、順手寫作三日入木四字、果不三日先君子棄不孝而長逝矣、麗金在協和時、其同學有善看手紋術者、爲言君習醫、有波折、今番於孤山西泠廟得一籤、中有雷雨風雲一時侵句、證之伊近半年所遭、正復如是、因吳山相士特多、聯帶想起此數事、附記於此、

唐山同事吳篤生君、亦善麻衣術、所斷十有八九驗、一時有吳鐵嘴之稱、余於此道無研究、不感興趣、故雖彼此天天見面、未嘗向之間長問短、良以吾人治事、能如農夫之盡力耕耘、其收穫自必可觀、不能擡頭專等天鵝肉飛到口也、（此吾鄉俗諺、指不勞而獲者、謂之想吃天鵝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當然之理、不慎其因、而欲僥倖結好果、天下決無如此便宜事、事變前一年、偶與吳君同遊西山八大處、止於臥佛寺之靈脩閣、一日侵晨、忽執余手而謂之曰、君將喪財、以其語出奇突、而又向不注意及此、亦不爲意、近五六年來、凡屬按步就班之人、無不喪其資財、豈獨余然、況財爲身外

物、處亂世尤難自全、得失更無關係、吳君喪財一語、似覺驗矣、今年則於喪財之外、肉體精神、兩皆虧損、所失不更大耶、可惜行前未到吳君處看上一面、

余於醫藥星相以及神道一切、素無緣分、平居只知行吾心之所安、彷彿根據良心去做、其他都可不問、愚真不可及也、各方友好、都有勸余宜奉一教、以資心身有所歸宿、余亦曾取各教精義、略加研究、覺得各有好處、均應信奉、但仍格格不入、想是時機未到之故、即以醫藥論、此次如不患病在滬、或在滬而不佳綏哥之家、余決不自動求治、即或生命無問題、而纏綿床第、亦屬多加痛苦、（假如病在唐山、雖有對我免費治療之開灤醫院、余總因循不去、病在杭州、雖欲治療、苦無良醫好藥、）神差鬼使、倣此一幕、使我不得不信醫藥確有巧奪天工之妙、而五月卅一夜間一夢、尤覺冥冥中大有神靈護持、至於星相籤卦云云、彼姑言之、余姑聽之、亦姑記之、不必認真計較、歸根結蒂、仍以良心爲吾最大之信仰、蓋凡事能行其心之所安、自可逢凶化吉、否則雖求神靈醫藥、亦莫余護持而解救之也、

七月五日 連日飲食睡眠、均已如常。惟氣力一時難復原狀。脈搏時急時緩、不可捉摸。昨夜不知何故、忽又腹瀉、晨起未止、或因前日多食生蝦之故、（當時淑端防余多吃、力主不要此菜。余暗向堂倌苦苦哀求以勻來者。）病從口入、可不畏哉、

七月六日 腹瀉已止、飲食如常、在滬病初愈時、一變常態、喜吃零食、到杭以來、遍嘗各物、俾不虛此一行、豈料物猶是也、而味則差矣、當因凡百高漲偷工減料之故、

麗金喜讀、天性使然、不讀正經書、便看閒書、在滬侍疾中、日向書肆租借以觀、比來故里、則又常登鼓樓圖書館翻閱爲樂、綏哥稱之爲書蠹、誠然、

七月七日 麗金既違余意、不再繼續求學滬上、不得已乃改變方針、擬於暑假後轉入北京輔仁大學化學系四年級、（彼於三十年夏間、已完成燕大醫預系三年課程、考入協和、論其大學年限、今已滿四年矣、）曾於前日函達該校請求、今接覆信、謂須得教育總署允許轉學文件、並再經過一番考試、合則祇能轉入三年級等語、（似此前後共耽誤二年、亦屬無法、）因即備

文呈請敎署、冀其順利核准、俾免中途輟學、

午前同淑端麗金盪舟至三潭印月、湖水漸退、小瀛洲等處已能登陸、夜飯後、又同至吳山、飽吸新氣而回、

七月八日至十一日 連日燥悶、晨起即外出、或答拜戚友、或散步湖濱、午後多在家休息、偶至大東亞(前之大世界改稱)觀劇、曾來唐山露演之武生郭玉崐、正在此演串、此伶武功新奇、在唐時頗博一般好評、今既巧遇、而又無聊、遂連續往看兩次、

近日晨起、多外出用點、尤以蝦鱸等麵、百吃不厭、在杭幾將匝月、所吃各物、雖燒鵝醬鴨火腿風肉之類、其味多不若前時鮮美、惟此差強人意、

到杭以來、亦如在上海時、只聽到一片漲價聲、雖豆腐白菜之微、要價天天不同、街上所見、無衣服十分整齊之人、都營養不足之容、手攜食物、偶一不慎、即被乞丐搶去、(此層上海尤甚、)最可厭者、入舖購物、彼輩亦隨之而入、是亦生活高貴中應有之現象也、

杭州除房租特別便宜外、其他各物、與上海不相上下、僅靠房租吃飯者、於

是苦矣、屋漏門破、不得不脩、瓦木匠工資灰磚等料、無一不水漲船高、隨便小脩、幾個月租金去矣、房東亦人也、豈可挺肚不吃飯乎、我非吃瓦片者、（吾鄉謂靠房租吃飯者、爲吃瓦片飯、）不過說幾句公道話耳、

衣食住行、爲人生四大要件、不可或闕、而以食爲尤重、蓋做一件衣服、可穿相當時期、賃一所住房、決不致每月漲租、出門無車、何妨安步、惟獨於食、一日三餐之多、關係最爲密切、靜中無事、聽家人絮絮說物價、頗入耳、因就聽到者、與唐山作一比較如後表、明知南北幣制不同、卽一地方之物品、供求亦復因時而異、此中情形、異常複雜、未可相提並比、無非隨便寫寫、以消永日而已、（表內折合、係根據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最近規定、以中聯券三二對中儲券一〇〇作標準、卽中聯券一元、約等於中儲券三元二角、）

品名	單位	每單位價格(元)			備註
		杭州 (中儲券)	唐山 (中聯券)	以唐山中 聯券價合 成杭州中 儲券價	
柴	每百斤	二〇〇〇	三〇五〇	二〇二〇	貴 賤
米	每石	四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四一六〇〇	唐山以煤為燃料、柴不過 用以引火而已
麵	每袋	一〇〇〇〇	二八〇〇	八九〇〇	
油	每斤	八〇〇	一〇〇	五七	
鹽	每斤	一四〇	〇二〇	〇六四	
醬油	每斤	二二〇	〇五〇	一六〇	
白糖	每斤	四〇五〇	一八〇	五七	
豆腐	每塊	〇二二〇	〇〇五	〇二六	一二六
小白菜	每斤	〇〇五〇	〇〇三	〇〇元	
猪肉	每斤	八〇〇	一〇〇	三二二	

牛肉	每斤	七〇〇	一〇〇	三〇五	三〇四	
羊肉	每斤	六〇〇	一〇〇	三〇四	二〇六	
魚蝦	每斤	六〇〇	一〇六	五〇六	〇〇六	
雞	每斤	八〇〇	一〇〇	三〇〇	四〇八〇	唐山買雞、論隻不論斤、大約三斤一隻者、三元之譜、
雞蛋	每個	〇〇五〇	〇〇一〇	〇〇三	〇〇一八	

據右表幾種物價而論、多係南貴於北、若與事變前相比、唐山最多不過增至十倍、杭州以米麵油糖、漲價最爲驚人、約超出四五十倍、餘亦二三十倍不等、靠薪度日者、無分南北、其收入決不能漲到十倍、何怪人人都叫過不了也、惜余病後精神欠佳、懶於搜索、否則就一般物品、(不限於食物、)前後價格、詳加比較、以明事變以來之變遷、似覺更有意義、

七月十二日 午後陰雲密布、風雨欲來、原定明晨赴滬、屆時能否成行、殊不敢必、惟行裝一切、則仍照爲預備、

在杭一切酬酢、均謝絕、幸無相強者、

七月十三日 晨起細雨濛濛、氣候轉涼、因之仍照原定計劃、搭上午八時三十分車離杭、行不數站、天已晴朗、午後如時抵上海北站、期前本已函致惠然來接、出站未見、祇得逕僱人力車直奔厲宅、因所攜行李較多、且係一病夫二女流、車夫認爲可欺、沿途藉口換車、大肆敲詐、流氓從而勒索、不得不多化冤錢、以解此厄、幸防範周至、物件未爲遺失、

七月十四日 離唐之前、曾向市政府請得旅行證、其往返期限、最多祇許三個月、因恐逾期、在杭時已將原件寄回唐山、請徐第庵陳惠霖兩君根據因病稽延理由、轉商市府加以展期批註、乃知無此辦法、只得另起爐竈、重爲聲請、於是添印照片、覓具保證、以及繕文呈請、候批具領等手續、又爲徐陳兩君平添麻煩不尠、此項新旅行證、今已由郵寄到、

午後惠然同其夫人來、陪余等至各公司購物、並出余前日所寄封套、察視上海郵局蓋戳、爲七月十三日十三時、已過滬杭車到站時刻、宜其不及趕來也、

七月十五日 午後耀南奉其太夫人、來約余等至大光明看蝴蝶夫人片、並在附近飯店用餐、破費殊多、心滋不安、余前者到滬、耀南即來邀往其家下榻、比赴杭、又一再來信重申前議、情詞極爲懇切、故此來滬、不敢先期以時日告知者、恐其來站截留、反致爲難也、假使當時亦發信通知耀南、不爲郵局所誤、耀南與惠然、必有一來、界路之圍、(由北站進租界)庶乎免矣、七月十六日 余向不輕易告假、自民二服務社會、垂三十年、中惟接眷省親奔喪、各告假二三十天、從未有如此次在南滯留之久者、南北友好、多數力勸宜以身體爲重、終以職責所在、若芒刺着背、極不自安、現雖未盡原復、氣力已覺稍稍充足、擬於日內扶病北上、再圖調養、亦所謂求精神上之安慰是也。

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 連日氣候炎熱、幸厲宅高居三樓、尙覺涼爽、此數日中、淑端麗金、或往訪戚友、或外出購物、未嘗稍息、余仍在寓休養、除客至起與周旋外、平常躺時爲多、

七月二十日 厲宅娘姨阿秦、健步如飛、樓梯有三十餘級、彼往往剛待主

人買物之命出口、已舉步一溜而下拔關到街心矣、其走路有如電掣風馳、可取、

在人口多車輻雜之上海、穿越馬路、確是一樁不易之事、聽瑜姊告麗金一法、則又覺甚易而有理、當舉步穿越時、先向右看、及至路心、轉向左看、如此、非但從容、保不出事、當以此法告淑端試之、亦稱便利、一般人穿越時、總是左右兩面看、目光一亂、反易出事、其實車輛行人、來去有一定走法、明乎此、大可不必慌亂、特吾人自己不細心體察耳、瑜姊平時不出門、尙留心及此、則其對於日常行事、自必更加研究而有辦法、當余等遇事發生困難時、得彼片言即決、正以見其事事多有準備也、

近因汽車受限制、都有改作馬車用者、嗚嗚之聲、非復昔時刺耳不絕、路上少此點綴、頓形減色、亦交通工具上一大變遷也、

綏哥將奔六十、（此奔字爲北方土話、極言過了五十快到六十之意、）童顏鶴髮、望之若四十許人、叩以故、答無他、笑顏常開耳、蓋綏哥逢人便說笑、事過不留胸次也、復謂處今之世、如君規行矩步、而又善愁、宜乎病且瘦

矣、

綏哥每餐吃無多、獨喜零食、每外歸、兩袋纍纍然、皆糖果糕點也、當余臥病中、常以之飛擲床頭、余向不喜甜、且除三餐外、不吃絲毫零嘴、病中反常、無物不想吃、正投所好也、以飲食論、綏哥不應精氣充沛膚色紅潤、今反若此、可見事事能尋開心、比之天天吃補品、勝強多矣、

七月二十一日 因已決定明日離滬北上、乃約耀南同往拜訪畫家申石伽君、未遇、與申君神交已久、且求其畫屢矣、此次彼知余到滬、曾一再挽人來約會晤、余以病懶、迄未報以時日、致臨時相左、亦余之過也、

上海現正疏散人口、而人口之增加、仍是續續不已、法租界且尤甚焉、何所見而云然、以租房困難一事知之也、厲宅所賃、爲三層樓全部、計前後兩大間、旁附一套間、毗連一浴室而帶衛生設備、其廚房係關囑臺之半、以煙捲箱板及破舊鐵瓦成之、間數無多、代價可觀、此本出於租戶情願、無可說、惟廚房既舊且漏、雨則淋漓盡致、爐櫃皆濕、不敢要求二房東添換鐵瓦、僅請其略事填補、俾娘姨不致一手做菜一手執傘、商懇再三、允而不辦、其意

以爲你不要住、儘有併此租不到者、恐脩整無日矣、余於杭、則租房東、來滬、又替租戶訴苦、並非前後矛盾、凡物不平則鳴、我亦鳴其不平耳、

余因病各事俱廢、滬杭師友、都不及遍訪、其中有必須見面、如陶俊人夫子、湯竹巖師母、陳慕周夫人、俞紀策世兄、項吉士、張榮伯、沈頤齋諸君、均未往拜、甚爲耿耿、當車經拉都路時、忽想起黃潤書夫子寄寓紅葉邨、但不知已否由港返滬、且屬幾銜幾號、一時均不記憶、而上海找人、不比北方隣居都肯忠實相告、遂無法趨叩、亦憾事也、錢志慈兄、幼時同學故里、自德歸來、復共事於唐山、今別十五年矣、當余第一次病中、忽承過訪、云現服務門頭溝煤礦、剛從北京抵此、聽蘭生夫子說余有病、特來相看云云、老友情重可感、但余亦以病後疏懶、未往答拜、至今爲悵、

滬杭營業人力車、都破舊不堪、其車背方而廣、一人坐之略餘、二人太擠、不及北方圓背舒適、（女子常有擠坐一車者、北方絕少、）非路遠或有急事、不如安步以當車、車夫亦不若北方謙和、在唐山坐車、多給毛兒八分、（此北方土話、猶言一角之譜、）必道謝、上海若多給、反嗷嗷不已、甚矣好人亦

難做也、

麗金每次聽余口說、記錄完畢、余必索閱一過、有錯卽令改正、向余遇有可記事、必取廢紙塗抹、亦屬練習之意、惟久則生厭、並取前記亦入字簾、無恆之譏、自知難免、此次因欲利用機會、使之練習國文與記錄、且有時懶於開口、反來催問、故能連續寫至今日、猶未中輟、預備返唐之日、作一結束、以示病中反做了一樁有恆之事、其實亦是字簾中物、何必如此認真、(有時隨便一記、就算完事、有時爲一字一句、瞎費推敲、淑端怕余勞累、常指責麗金曰、去去、不讓爾父好好養神、爲此不急之務、何苦乃爾、但不旋踵、我們又故態復萌矣、過後思之、亦殊可笑、)

綏哥謂人身如機器、過用則早壞、平時多添油、常脩理、自可延長使用年限、君體本健、惟僅恃三餐而不另進補品、又不自知節勞、雖鐵石亦易磨滅、況肉身乎、今以三事相望、且作臨別贈言、(一)得行樂時且行樂、(二)得偷閒處且偷閒、(三)有補針可打時且多打、亦關心語也、

臨行前、項蘭生夫子贈給家藏端硯一方、管淨鷗世伯以吳門沈石薌(名榮)

精繪花卉便面四幀相貽、此外並承高野侯丁輔之兩先生各繪紅梅一軸、王福庵先生篆書楹聯一對、牙質朱文刻章一方、均爲余此次南行最有價值之收穫、

溯余此次得病且重之因、不外下列數端、(一)向不生病、病亦不藥、故一旦病發、遂感嚴重、(二)第一次病後、未多休息、故二次復發、遂重、(三)性褊急、遇事每求速成、常因事未辦畢而廢寢忘食、不自節勞、(四)喜吃油厚、不知節食、(五)器度不廣、好生閒氣、(六)十餘年未作長途旅行、此行比較勞頓、而又忘記自身非十餘年前之年齡、(七)居北日久、習與性成、此行多感不慣、(八)麗金不顧前途艱險、非繼續求醫學於人心皇皇之上海不可、馭之不忍、依之不安、自其協和休學、心旌卽懸懸不定、

病雖痛苦、却與余有極大好處、(一)以前混沌、不知病爲何物、且以爲即使小小病痛、亦無關係、今既飽嘗滋味、方悟病之進一步、就是死、人生觀爲之一變、自此好名務利之心、可望日減、脩德爲善之念、益見其急、(二)病因多端、既如上述、平時貪吃、實爲主因之一、自此美食當前、宜存戒心、可

望養成食母求飽之習慣，而於其他種種，亦知預防而謹慎之，懲前毖後，無形中獲益匪淺，即麗金因余一病，暫時放棄習醫機會，安知不是塞翁失馬之福、

由北站進租界，中有一小段路，普通人力車不能通過，營業汽車，早經停止，間有一二馬車，亦不易僱，行李等件，不得不假手流氓搬運，小則敲詐，大則遺失，十三日事，可爲寒心，因與耀南惠然等相商過關辦法，乃決定於傍晚先行搬入車站附近之界路飯店，一爲上車便利，二可委託茶房代運，到飯店後，當與茶房二人約定次晨包送入站，是夜因臭蟲爲祟，淑端通宵未合眼，亦苦事也、

七月二十二日 晨起由茶房攜行李等至界路，竟爲流氓所阻，不得進，乃折回，商之飯店賬房，由其招流氓來，說妥以十元包送至站，昨晚原與茶房約定，以十四元爲酬，至是反省四元，擬將省款轉給茶房，在余只求平安度過，並不想因此省錢，不料進站後，遍覓茶房不得，此三人黎明即來伺候，且曾來回搬過行李，於我不無微勞，而未及酬之，殊覺對他們不住，（在人

情險詐你搶我奪之上海、臨別時、居然遇到此兩位有功不求賞之人、使我反覺難過、將開車時、耀南惠然趕到、不及告知此事、午後如時抵下關、因先期已函國華派人來接、故一切俱極順利、到旅舍略事洗滌並休息、已近黃昏、即同外出用膳、肴酒等價、均比上海爲廉、並由旅社購得臥舖二券、尙差一張、預備明日過江再設法、

七月二十三日 晨起無事、擬搭公共汽車到城內熱鬧等處一游、以恐誤時乃罷、因即提前用餐、不料此際忽起大風、略帶微雨、比至江邊、風勢更大、渡船忽告停止、且驅逐旅客、不使在彼稍待、只得怏怏仍回國華、未幾、大雨傾盆、悶居旅舍、無聊已極、是夜風雨不止、氣候轉涼、私計明日風姨如仍肆虐、固不得行、幸而可渡、旅客勢必加多、相與懊喪不置、

昨購臥舖券、以輪渡停航理由、持往車站換票、站不負責、結果祇按半數退款、

聽國華賬房說、前幾天上海客車抵此、有一旅客、發生天花、同車一百二十餘人、現均暫留附近空屋、爲防傳染故也、我以天時偶變、煩燥若是、聞此、

當作退一步想、

七月二十四日 晨起風雨如昨、又復焦灼萬狀、未幾、有客自對岸來、知輪渡已通、不覺開顏、余仍擬用過午飯再行、淑端力主立刻渡江、其理由爲風勢或又變大、而渡過後即使翻天覆地、火車總能開行、遂從其議、不料過江後、狂風斜雨、更甚於前、輪渡遂又休止、稍遲一步、便又行不得也、幸哉幸哉、浦站旅客甚少、而後無來者、因此反不擁擠、雖在站停留三五小時、只能以油條稀飯充饑、反覺苦中有樂、天下事沒有比較、顯不出苦樂、觀此益信、

在浦站候車時、見有自蚌埠及北京來車、旅客甚多、均因風雨不得過江、而浦口又無正式旅館飯舖、此一班有目的而不得達之旅客、正不知如何度此難關、推己及人、又不免爲之擔憂、

余等過江時、正風雨交加、又以行李較多、上下殊費周折、幸由國華徐介山照料得法、且在浦口、亦由彼費盡唇舌、購得臥票、勞苦功高、故厚酬之、進寢臺後、人數寥寥、且天氣涼爽、倍覺舒適、

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過濟南、雨始漸止、午後如時抵天津東站、興業自昨日起已派行役陳惠來接、並云奉朱陳經理應主任命、已爲預備宿舍、請勿寄宿旅館、老友盛意如此、遂逕投之、因其房間佈置整齊、膳食供應清潔、侍役伺候周至、真有賓至如歸之樂、故盤桓至二十八日始言旋、抵津恐酬應、故不使人知、預備行前到各處一訪、以省事而又不闕禮也、不料戚友如陳士傑表叔李又蘅程萱階李輯五夫婦等、多有聞訊趕來者、關懷之切、真可感激、

在滬杭住了多日、因幣值與北方不同、真所謂用泉如水、一到天津、便又換一世界、由法租界興業坐三輪人力車到特政區福發路盡西頭中天公司、足有六七里地、開口只要四毛錢、以杭州比、猶之從寓所到湖濱第四公園、以上海比、猶之從蒲石邨到呂宋路新城隍廟、此兩處至少非二三元不可、（實卽等於北方六毛至九毛之譜、）以唐山比、猶之從寓所到豐灤中學、亦要二元多、今腦中忽來此便宜印象、便覺天津無一不便宜矣、其實不然、衣食住行、南北互有貴賤、卽天津與唐山、亦復不同、未可執一而論、今概括說明

如下

(一) 衣及用品——北方最貴、杭州次之、上海最便宜、

(二) 食與行——上海最貴、杭州次之、北方又次之、

(三) 住——上海最貴、北方次之、杭州便宜得不成比例、

七月二十八日 甫抵家。即由郵送到教育總署核准麗金轉學輔大批文一件、因同欣慰萬分、

麗金雖不得繼續求學滬上、而同其到劫後之南京上海杭州等處一行、所有氣候轉變、行旅艱難、人情險詐、以及民間諸疾苦、皆得親歷而飽嘗之、勝讀十年書矣、

憶自四月二十七日離唐、至是恰爲三個整月、中間在滬臥病、幾達兩月、綏之夫婦起死回生之功、自當永矢勿諼、而蘭生夫子淨鷗世伯叔翔棉廷用和柏軒惠泉惠然耀南諸君、以及麗金協和同學之肄業聖約翰者、不時前來看視、均甚可感、當臥病中、隱塵三哥早晚來寓、時以笑談相向、苦悶中得此歡樂人、亦祛病之一助也、並以爲謝、

此爲吾父南行日記，多半在病榻口授麗金，逐日筆錄者，故名病中瑣記。（其間病重數天，係以後補寫。）吾父體質素強，偶病不肯服藥，事無鉅細，皆親自爲之，無片刻暇逸，總是屈己從人，先憂後樂，故一病遂感嚴重，此次則全因麗金一人求學而起，不孝大矣，幸賴醫藥之力，得以轉危爲安，自此麗金習醫之念，愈益堅強，以一時無相當醫校可進，不得不轉入輔大化學系，預備選習藥物學，庶幾雖不爲醫，亦略識藥，終盼有以達吾救人之目的也，是所至願，再吾父手筆，勤而且速，平居偶有所感，必錄示吾輩，中都自勵勵人語，可惜隨記隨散，不加收藏，固請彙存，曰，此不過一時興到塗抹之件，毫無價值，留之何用，慮此日久亦爲散佚，挾以來京整理付印，用志求學波折，並留紀念云爾，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杭縣蔣麗金謹識於北京輔大多福軒、

442429